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錄貢生臣李玉瓚

儀禮集編卷五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士相見禮第三

鄭目録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於五禮屬賔禮

疏曰篇内含卿大夫相見以其新升為士或士自相見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見己國君

或士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新出仕從微至著以士為先後更有功乃升為大夫已上故以士為總號也

郝氏曰士相見禮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行茍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見有辭以相命有摯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茍合而免失身之悔無禮而接其交不固獨舉士者分卑莫如士守禮莫如士春秋時孔子不見陽貨七國時孟子不見諸侯皆以其無相見之禮也

張氏曰據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于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于君末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

姜氏曰此士相見禮之下凡禮七曰士見大夫禮曰士嘗為大夫臣相見禮曰大夫相見禮曰凡始見君禮曰凡燕見于君禮曰凡侍坐于君子禮曰先生異爵者見士禮舊簡錯混而疏乃為之說如此甚矣其牽以牽而不顧經義之失也且諸禮既混為篇又并

以所記言稱瞻視持行之節亦雜厠其間是又不但文義之不合而并昧其體製之不倫矣

世佐案儀禮十七篇無記者五（士相見大射士喪少牢饋食有司徹）而此篇居其一焉愚嘗求其說而不得也及細閲之則非本無記編禮者誤合於經耳此篇之經止士相見一章自士見于大夫以下皆記也其中見大夫大夫相見見君三節文與本篇相似猶可曰自士相見推之也至凡燕見于君以下則其體宛

似戴記且與彼大同小異者亦多有以是續經其為編次之誤無疑朱子出其見君者數條入臣禮篇而凡言與大人言凡侍坐于君子三條仍列經後竊疑此三條蓋屬本經主人請見賓反見之記以通解例定之當係于請見節之下鄭云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此説近是疏家縁不曉經記錯混故其為説如此姜氏訶之固當特其以凡燕見于

君凡侍坐于君子二條別為二禮與士見大夫等

禮並列而為七則亦未為得也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

註曰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

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

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

頭頭陽也

疏曰凡執贄之禮惟有新升為臣及聘朝及他國君

來主國之臣見皆執贄相見常朝及餘會聚皆執笏無執贄之禮又執贄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贄尊無執贄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贄見己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

朱子曰古者笏以記事指畫而縉之腰間故漢魏以前不見有言執笏者至晉始言執手版今疏云朝會執笏未知何所考也

敖氏曰乾禽謂之腒猶乾獸謂之腊也此乾雉乃泛

言腒者與雉互見不嫌其為他物也惟見冬夏而不言春秋蓋春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亦若屨然

與必左頭者頭宜向内也不言服者亦元端可知

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

註曰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

疏曰案鄉飲酒云某子受酬註云某者衆賓姓又鄉射云某酬某子註云某子者氏也與此註某子為姓

名不同者彼旅酬下為上尊敬在上以公羊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故下者稱姓以配子彼對面語故不言名此非對面之言于彼遥稱紹介之意若不言名直稱姓是何人故鄭以姓名解之也若然特牲云皇祖某子註為伯子仲子者以孫不宜云父祖姓故以伯子仲子言之望經為義故註有殊

陸氏德明曰凡卑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

敖氏曰某子之某所因緣者之姓也

郝氏曰曰某也以下賔與主人擯者相對之辭主人使擯請事于門外賔告以求見之意

世佐案古人男子無稱姓者某子之某所因緣者之氏也鄉飲酒鄉射所云某子同特牲云皇祖某子則謚也註惟于鄉射得之餘皆失經義而疏每曲為之説故不敢不辨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註曰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走走猶往也

疏曰走取急往之意非走驟也

敖氏曰有辱謂有所屈辱也賓來見已是自屈辱走言其不敢緩

郝氏曰主人對擯者傳主人意以對賓也下倣此

世佐案有當依註讀作又敖說非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註曰命謂請吾子之就家

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註曰不敢為儀言不敢外貌為威儀忠誠欲往也固如故也

賔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

註曰言如固請終賜見也

世佐案註如下固字疑當作故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

贄
注曰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稱舉也
辭其贄為其大崇也
疏曰凡賔主相見惟此新升為士有贄又初不相識故有贄為重對重相見則無贄為輕是以始相見辭之為大崇故也
賔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
注曰見於所尊敬而無贄嫌大簡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註曰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

敖氏曰禮謂授受往來之禮蓋指用贄而言

賔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

註曰言依於贄謙自卑也

敖氏曰依於贄言託之以為重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張氏曰以上皆賔在門外擯者傳言以相往復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
註曰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贄於庭既拜受送則出
矣不受贄於堂下人君也
疏曰凡門出則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
以西為左聘禮賓升堂致命授玉又下云君在堂升
見無方階亦是升堂見君法故云不於堂下人君也
楊氏曰受贄于庭不受摯于堂註謂下人君此義難

曉寀聘禮賔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賔受于舍門内諸公之臣則受于堂又寀聘禮賔私靣于卿受幣于楹間及衆介靣則受幣于中庭以此言之則受於堂為重受於庭為輕其義可知也

敖氏曰主人入門而右賔入門而左是賔主之位在大門内之東西也其拜則相鄉其贄則東西訝受于門中此賔主相見而授贄于大門内大夫士之禮也

士惟昏禮受鴈于堂大夫私面乃受幣于堂者因問

及之非相見之正禮

世佐案受贄之處註疏謂於庭敖氏謂即在門中郝同敖說今以經文正之言入門而不言至于庭則敖說似勝又案受贄于堂葢兩君相見之禮非謂臣見君也聘禮賔升堂致命授玉以其奉君命而來且執主器故以客禮見及至私覿時賔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註云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然則臣見于君其不升堂入贄也明矣下文君

在堂云云乃指燕見圖事而言非始見于君之儀

疏引之殆誤

主人請見賔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註曰請見者為賔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

賔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

博記反見之燕儀臣初見於君再拜奠贄而出

疏曰鄭欲見自燕見于君下至凡侍坐於君子皆反

見燕法其中仍有臣見于君法臣始事見于君法禮

畢奠摯而出君亦當遣人留之燕也若然下有他邦之人則還贄雖不見反燕臣尚燕他邦有燕可知但文不具也

朱子曰條註云廣說反燕義者凡四章本皆在此篇後一燕見於君令入臣禮篇二凡言三凡視令在本處侍坐於君子令入少儀篇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曏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

註曰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贄謂鄉時所執來者也鄉曩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

敖氏曰使某見謂因其見已而使得於家見之也云請還贄於將命者不敢斥主人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註曰讓其來荅已也

疏曰上言主人此亦言主人者上言主人者據前為主人而言此云主人者謂前賔今在已家而說也

賔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

註曰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

疏曰賔主頻見是褻也今云非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更相見也故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摯而已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賔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

註曰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

疏曰上云非敢求見已是不敢當此云不敢以聞耳

聞疏於目見故云又益不敢當也

敖氏曰謂不敢以還贄之辭聞於主人特固以請於將命者耳請謂請還之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註曰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

敖氏曰賓得主人見許之命則不俟主人之迎而即自入蓋急欲還贄且尊主人也是亦復見之禮異於

始見者與授受不著其所如上可知

姜氏曰不言迎恐亦是省文復見於其家宜無不迎之禮

右士相見禮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註曰終辭其贄以將不親荅也凡不荅而受其贄惟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

尊賓

疏曰少儀云始見君子曰願聞名此不言願聞亦文不具也

敖氏曰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荅則疑於君荅之則疑於敵使人還之則又疑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一拜其辱亦于大門内之東為之大夫云一拜則士或荅再拜與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又不出送亦以其降等也入一拜而送乃再拜則是凡拜

而送者之禮皆然固不可得而殺也送而一拜喪禮也

世佐案大夫于士不出迎蓋賔得主人見許之命則不俟其迎而即自入所以尊主人也送送于門外也送再拜亦猶士相見禮也而記特見之者嫌其拜與拜辱同也曲禮云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王藻云士于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所記皆與

此異此云拜辱則士不先拜也言拜于入後則大夫不出迎也既拜不云賔辟則士亦答再拜也註云大夫于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以此為正則彼記皆非禮之正與以愚考之鄭註曲禮以為尊賢當矣孔疏同國異國之辨朱子固疑之愚亦不取也玉藻所云尊者不知其何所指姑以士往見卿大夫釋之則先拜進面云者蓋亦容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之謂答之拜即謂之入而后拜也可鄭

謂卿大夫出迎答拜不幾自背其說乎曲禮又云士見于大夫大夫拜其辱疏家引此章為證且云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然則此章乃士見大夫之常禮而二篇所記則其加敬焉者也

右士見於大夫

世佐案自此以下當屬記文經名士相見禮而記乃言見大夫以至於見君者蓋推廣相見之法如此劉歆蒼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此類是與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

註曰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

敖氏曰嘗為臣者謂鄉為其家臣今為公臣者也然則士大夫以贄相見亦不獨始相見者為然禮辭之者異於見為臣者也見為臣則不辭之

世佐案疏云凡賔主相見惟新升為士有贄又初不相識故有贄蓋謂以贄相見有此二種也嘗為

臣者以贄見亦謂新升為公士耳新升為士者毋論素相識與否皆以贄見也其新升為大夫者亦然若亟見而亟用贄斯瀆矣瀆則何以為禮敖氏之疑殆未明乎疏之意與又案嘗監本誤作常今從張氏改正

賔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

註曰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

敖氏曰入亦入門左也奠贄再拜亦東面也答一拜

者主人尊也言主人答拜是不拜其辱矣

姜氏曰稱賔者雖臣亦賔也詩鹿鳴燕其臣云我有嘉賔是也

賔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註曰還其贄者辟正君也

敖氏曰賔退而主人不拜送亦異於不為臣者也以其不見為臣故當還贄某也大夫名

賔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註曰辭君還其贄也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

註曰還贄者請使受之

朱子曰某也蓋主人之名

敖氏曰非敢為儀言必欲還之請亦請還贄也還贄

而擯者自為之辭亦以主人尊也

郝氏曰某非敢為儀擯者述主人命已之辭

世佐案朱子止以某也為主人之名則自餘某字

皆為擯者自名矣然亦有疑焉如此節第三某字若作擯者自名終于義未協以還贄非出自擯者意也郝說似勝

賔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

註曰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賔客禮賔客所不答者不受贄

敖氏曰私謂私屬春秋傳曰邾滕人之私也

世佐案玉藻云士于大夫曰外私猶他國之人曰

外臣也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蓋公家之士謂

之公士故臣於大夫者為私人也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賔對曰某固

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註曰受其贄而去之

疏曰以其嘗為臣為輕既不受其贄又相見無饗燕

之禮故鄭云去之以絶之也

右士嘗為臣者見于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

註曰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疏曰言下大夫者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如執雉亦左頭奉之

敖氏曰云飾之以布則非白布也曲禮曰飾羔鴈者

以縝則此布其縝者與

世佐案飾羔鴈之法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此曲禮註文也然曲禮所云未見其必為天子大夫而發鄭葢為此說以通經言之異耳如敖說則二者正互相備非有二義也且于飾字義亦合

當從之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

註曰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

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

獻麛有成禮如之或曰麛孤之摯也其禮蓋謂左執

前足右執後足

如士相見之禮

註曰大夫雖贄異其儀猶如士

敖氏曰此相見之禮蓋兼復見者言之也上下大夫

亦當有互相見之禮經不言之者蒙士禮故惟見其

敵者焉非謂其得相見者僅止于是也大夫相見朝服

張氏曰士與士相見敵者之禮也兩大夫相見亦敵者故其儀如之

右大夫相見

郝氏曰朋友新知摻一禽以將意非傷惠也受其物而稱物以報亦非傷廉也況以卑見尊尤不可無藉而必辭之是不與其進也必使人還之是終不納其

款也于人情未宜然亦足以見古人交際之嚴取予之節辭受不茍則人已各得與朋友交終身無怨悔賴有此耳舉世昏濁清士乃見斯禮所以為衰世維風而作孟子曰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世佐案用贄是以卑見尊法乎敵用贄所以自卑而尊人也所以行禮也豈尋常問遺比哉受之而不荅者唯君于其臣耳下此則終辭之或使人還之敵則已復見而還之皆不受也不受也者不敢

也他國之君且然而况人臣乎郝氏疑其不情過矣至以禮為衰世維風而作是蒙莊之旨也意者有為言之與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

註曰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其為恭士大夫一也

疏曰不言所而言下者凡臣視袷已下故不言所而言下

敖氏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觀之曰高仰驕也然則執贄至下之為恭也明矣

郝氏曰至下至堂下容容貌蹙蹙恭敬不寧也

世佐案至下之義註疏當矣後儒必欲易之者蓋失於分句之不審也舊本皆以執贄至下四字為句愚謂執贄二字當句云始見于君執贄者見贄

惟新臣有之常朝及燕見則不用也云至下容彌

蹙者謂臣自入門即著恭慤之容而至于君所則

其蹙愈甚也覲鄉黨入公門一章愈近君則愈恭

其義可見矣敖氏以至下為執贄之法引曲禮及

春秋傳為證今考曲禮自明奉提常法謂物有宜

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而為此高下

之節不聞其以提者為恭于奉也其下執天子之

器則上衡云云言臣為其主奉提之禮與執贄之

義自不併春秋傳言國君執玉之法當平衡高則為驕卑則為替亦不聞以下為恭也執贄之法雖無明文然以義推之則亦當為奉而不為提何則羔鴈等物于奉為便上文云左頭奉之是也又如聘禮賔奉束錦以請覿束錦亦所以為贄也而云奉則羔鴈等亦奉可知且私覿之時賔方以臣禮見而亦云奉則不以當帶為敬可知此可以破敖說之謬矣郝氏張氏雖用註說而分句處尚沿敖

氏之訛愚亦未敢從也

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

註曰容謂趨翔

張氏曰庶人謂在官者府史胥徒是也其見於君不為趨翔之容進退惟疾走而已即曲禮云庶人僬僬

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註曰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于庶人不答之庶人之摯鶩

敖氏曰臣以贄見于君北面奠贄于中門之内而拜是時君位亦在路門外之東南鄉也君於臣之再拜稽首而答一拜者惟奠摯之禮則然蓋以此明君臣之義也此奠摯之儀主於大夫士則庶人之見于君者其不用贄與

張氏曰案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得與大夫同答一拜者新升為士故答拜或新使反也君答一拜疏以為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

世佐案士大夫始見君之禮其詳不可聞矣以聘禮賔覿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及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參之則士大夫奠摯處當在門東拜亦北面也是時君位蓋在堂上答壹拜者遥答之也曲禮曰大夫見于國君國君拜其辱熊氏謂以初為大夫敬之殆為是與上文註云臣初見于君再拜奠贄而出謂拜畢即出無升堂入摯之事也聘禮賔再拜奠幣後擯者辭賔復入

升授幣知此無其事者彼以外臣行客禮故與此異也覲禮亦有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之文同為君臣禮而此又異者辟天子也此雖無升堂入贄之事而于臣既出之後君或留之燕則有矣前疏云臣始仕見于君法禮畢奠摯而出君亦當使人留之燕是也蓋自士相見禮賔反見而燕推之也又案上文始見于君執贄蓋兼大夫士庶人而言此奠贄之儀獨言士大夫者以君于庶人則

不答拜也庶人執鶩見大宗伯文謂庶人不用摯可乎敖氏之疑過矣

右大夫士庶人見于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疏曰賓不辭即受摯以君所不臣禮無受他臣贄法賓如此法不敢亢禮于他君故不辭即受之也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摯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

此國之臣因見之若掌客卿皆見以羔之類是也春秋卿大夫與他國之君相見者皆因聘會乃見之非特行也

敖氏曰人蓋通大夫士而言此于已臣惟以還贄為異則是鄉者亦奠贄矣主君于聘使與上介之私覿乃終不許其奠幣而必親受之者重其為使介且幣又隆于贄故也

右他邦之人見于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

註曰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賔主之燕也疑度之

疏曰案上文註以此為博記反見之燕義則此與燕義（燕義二字疑衍）燕禮立賔主之燕别以其此經君之面位正南臣北面鄉之若不得南面或君東西面則臣亦正方鄉之不可預度君之面位邪立鄉之皆與燕禮

君在阼階西面為正異故知此經是特見圖事并與賓反見之燕義也

敖氏曰辯猶視也下文放此

郝氏曰燕見謂私見非公朝行禮之時君南面臣北面禮也燕見則君有時不南面臣必辨方君不南面臣自正北不疑立邪向也凡言疑者立不定之貌

張氏曰經本言士與士相見遞推至見大夫大夫與大夫相見士大夫見君見禮已備此下博言圖事進

言侍坐侍食退辭稱謂諸儀法殆類記文體例矣

世佐案郝說雖似近理而詳味經文當以註疏為

正蓋古者堂陛之間未若後世之濶絶而特見圖

事又非有朝士建其法司士正其位也故義取嚮

君而不必以北面為正且以周禮司士職考之三

公北面孤東面卿西面王族故士虎士等南面此

朝儀之位也何嘗盡北面乎方猶向也詩云萬邦

之方若不得則正方者謂君若東面則正西向之

若西面則正東向之也必正向君者取其顏色辭氣之閒便于觀察也疑與擬通古字少故多通用後人以偏傍加之則一義一字一字一音而通用者寡矣如一疑也加手則為擬疑君之疑是也加冫則為凝疑立之疑是也郝氏混而釋之殆未明乎通用之例與又案張説亦有見然本篇之記當自士見于大夫始而不始于此也士見于大夫以下至此與此下體製又别則所記固不一手也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註曰升見升堂見于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

疏曰此文據君所在隨便升階無常之事亦謂反燕及圖事之法若立賔主君升自阼階賔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所云是也

敖氏曰方猶常也此云君在堂則上之燕見未必專在堂

張氏曰疏以為兼反見之燕恐亦于事理不合疏葢

太泥前反見註文也

世佐案疏兼反燕言亦無害譏之者過也此時君

在堂則士大夫奠摯之時君位亦槩可見敖云在

路門外者乃王日視朝事之所未可引以為據也

右燕見于君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

註曰凡言謂已為君言事也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

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

敖氏曰凡言謂凡與人言也妥安也謂安和其志氣乃言不可怱遽也易大傳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惟有所對答則或可怱遽言之

張氏曰此下言進言之法凡進言唯承尊者之問而對則不待安坐茍非對也則必安坐而後出言大傳曰易其心而後語亦此旨也註專指為君言似泥疏以妥為君安坐亦不可從

世佐案敖張二說畧同勝註疏遠矣敖訓妥為安則不若仍用爾雅釋詁文也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註曰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

敖氏曰今本云言忠信慈祥大戴記註引此無忠信字今有之者蓋後人因下文有言忠信三字而誤衍之也今以彼註為據删之

張氏曰所與言之人不同則言亦各有所宜言雖多端大旨所主不離乎此

世佐案敖說雖有所據然今本有忠信二字于義亦通況此本流傳已久疏家亦相承解之當示傳疑之意未可輕改也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註曰始視面謂觀其顔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荅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嫌解惰不虚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今文衆為終

疏曰云今文衆為終不從者以上已有卒卒為終故從古為衆也

敖氏曰毋改謂不可變亂其三視先後之序也終皆

若是謂與言之時自初至終皆當如上所云亦不可

以久故而或改之也　又曰鄭本終作衆註曰今文

衆作終繼公謂衆字無意義宜作終

郝氏曰毋改凝視不遊目也衆不止士也

世佐案此大人蓋有德位者之通稱疏指君敖指

卿大夫恐俱未備毋改之義註得之衆當從今文

作終愚向有此說敖氏其先得我心者與蓋人與

尊者相對其始必有嚴憚之心惟久則怠生或至變動其容體故經既以毋改戒之而即繼之曰終皆若是者謂與言者自始至終皆不可變動其容體也或嫌與上卒字複出不知上卒字對始中而言與言中之一節耳此終字與毋改為一義該始中卒而言自不相犯也若依鄭本作衆而以諸卿大夫同在此者釋之則首句一凡字足以該之而此句反為贅設矣郝氏狃於鄭本其説亦無足採

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

註曰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

敖氏曰此謂與父言之時也其異于大人者遊目耳毋上于面視面時也毋下於帶視抱時也此與視大人者無以異乃著之者嫌遊目則或不然也

世佐案遊目目不定也時而上時而下蓋不必抱

始中卒之候特其上下之節則不得過於視大人耳此所以為孝且敬也敖說太泥似與遊目之旨不合曲禮云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此視之節限也故曰毋上于面毋下于帶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註曰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疏曰已上皆據臣子與君父言語之時此據不言之時

世佐案視足視膝亦視君父也郝氏以為自視非

右言視之法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

註曰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早早字監本脫今從集說補晏近於久也具猶辯辯當從釋文作辨也改居謂自變動也

敖氏曰以食具告謂以所食之具告從者蓋欲食也

卑幼之於尊長請見不請退而此乃得請退者緣君子意也可者許之之辭明其異於常禮

郝氏曰張口曰欠舒體曰伸侍者以食具告將飲食也

世佐案此五者皆倦怠厭客之意故侍者可以退以食具告蒙上君子而言亦謂君子告其從者也具作器具解雖與註小異然詳味經文則敖說勝矣

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註曰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卧

疏曰註云時數者謂若鐘鼓漏刻之數

右侍坐于君子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甞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

註曰君祭先飯謂君監本譌作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甞

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監本衍一進字）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今云呫嘗膳（世佐案此節註監本多誤字近所刊朱子通解同賴有敖氏集說可考故備録而正之）

疏曰凡君將食必有膳宰嘗君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此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已前食既不嘗君食則不正嘗食故註云示為君嘗食又曰此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

孔氏穎達曰飲而俟者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羞畢而啜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

敖氏曰賔主共食則賔當祭此君臣共食君祭而臣否所以别尊卑也

郝氏曰飯黍稷也膳肴品也飲水漿所以澆飯三飯告飽而飧則用飲君未飧臣飲而俟君命之食乃食也又曰臣不敢當賔是已然君未飲食而先食先飲

徧嘗不近於草野而饕餮者與此襲論語君祭先飯之迹而緣飾之過未可用也世佐案本經之記雖時有出於漢儒者然此文見于論語玉藻並無與辭不可議也

姜氏曰若者承燕見於君而言也既嘗羞則飲若酳然也俟者俟君命之食乃食不敢即食也又曰此與玉藻賜食而君客之者不同君客之而命之祭此之謂禮食而此不祭先嘗者豈其然乎此乃鄭註玉藻所謂侍食則臣臣嘗是正字之譌不祭是也鄭註彼此不免

自背宜疏亦依違而無定見與

世佐案以文次考之此章當屬於燕見節之下姜氏本得之然此文亦見戴記玉藻篇而彼詳此畧似纂彼記而成者愚謂本經之記有出漢儒手者此類是也本篇闕譌處當以玉藻為正故備録之而釋其義於左舊説未安者則亦少更定之云

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

世佐案侍食者不祭正禮也客之而命之祭君之

加禮於其臣也必待命而後祭臣雖見禮而猶不敢擅也本篇不云者文不具耳其實同為小小禮食若正禮食則賓每食必祭無待命者公食大夫禮是也姜氏於此强生異同而責鄭註之自背過矣

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世佐案此謂膳宰不在也凡侍食之禮君客之或不客之所異者止在祭與否耳其他則同孔疏以有嘗羞者為非君所客然則君所客者必無膳宰

乎其說殆難通也本篇云君祭先飯則臣不祭可
知知臣祭亦先飯者玉藻又云侍食于先生異爵
者後祭先飯是其例也飲而俟之義孔疏得之公
食大夫禮賔食正饌訖宰夫執觶漿飲以進賔受
坐祭遂飲雖與侍食禮異亦可見飲在飯後而與
用飲澆飯之飧别矣郝氏混而解之誤鄭註玉藻
以俟為俟君食而後食說儀禮者又謂俟君命之
食乃食皆非也斯時侍食者已飯矣徧嘗羞矣飲

矣復何俟乎所俟者俟君覆手而飧也本篇於此
下有君命之食然後食七字蓋衍文也君命之食
然後食唯有嘗羞者則然所謂君命之羞羞近者
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是也若膳宰不在則侍
食者先飯徧嘗膳皆不俟君命且旣云先飯徧嘗
膳矣則所謂命之食者復食何物也所以衍者因
下文有君之食然後食六字而玉藻又有此等句
法如命之祭然後祭之類記者或襲用之也或曰

若移此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十字置俟君之食然後食之下則與玉藻文合矣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

世佐案此謂膳宰在也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嘗食也飯飯黍稷飲飲水漿孔疏云飯飲者飲之也非俟俟君命也斯時猶未敢嘗羞也必君命之羞而後羞而所羞猶止其近者必君命之徧嘗之而後

徧嘗之既徧嘗之而後羞唯所欲不復次第焉是皆臣之恭也本篇所謂君命之食然後食意實類此而誤入上節則於禮不合矣自飯飲而俟已下本篇闕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世佐案此言嘗羞之通禮

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

世佐案此亦侍食之通禮覆手者謂食畢以手循

口邊恐有肴粒汚著也飱者謂禮食竟更用飲澆飯于器中以勸助令飽也君未覆手不敢飱不敢先君飽也君既食臣又飯飱蓋不敢不飽之意飱止於三者過多則貪味過少則不足以成君惠也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世佐案此食畢徹饌之儀亦小小禮食故爾若正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巳之從者也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註曰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

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敖氏曰君食然後食臣侍君食之正禮

郝氏曰有宰夫則侍食者不先嘗惟俟君之所食然

後食之君食飯然後食飯君食羞然後食羞

世佐案上文膳宰不在偶然耳敖氏以此為侍食

之正禮得之俟君之食然後食亦大槩言之以見

其不敢先之義其實庶羞必俟君命而敢嘗非若

飯然但俟君食斯食也郝氏之言似失考矣又案

此下疑有闕文或謂上文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

食十字當在此然亦僅得其半也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

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註曰受爵者於尊所至于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

爵者若欲其釂然也

疏曰此經文與玉藻文同皆燕而君客之賜爵法故

臣先飲以酒是甘味欲美君之味故先飲必待君卒爵而後授虛爵者臣意若欲君盡爵然也案曲禮云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彼是大燕飲禮故鄭註引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案燕禮當無算爵後得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是也

孔氏曰必在君前先飲者亦云其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亦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

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饗燕大飲者以此下云受一爵而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惟三爵而已

敖氏曰賜之爵使人授之於其席也下降也降席者降而當席末也既拜興受爵君答再拜乃升席坐祭

酒既卒爵興授人爵也臣先卒爵亦先飯嘗膳之意君卒爵而授虛爵則是授爵亦先於君矣此受爵卒爵授爵之節皆異于燕之無算爵者禮貴相變也世佐案此亦謂燕見於君而君與之飲也食竟宜飲酒故次侍食禮若者或賜或否亦惟君意也侍食不祭此云祭就君所客者而言與上文互相備也受爵者于尊所註據曲禮文然彼是大燕飲禮不可援以為證拜受之儀當如敖說臣先卒爵亦

取與燕禮相變郝氏云燕主行禮以讓為文賜爵主飲以敏為恭是也至于授爵註以為坐授教以為興授案燕禮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此既與燕禮相變則註說為不可易矣玉藻此下有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記侍飲受爵之數特詳亦本篇所闕也

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

註曰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俯而逡巡

疏曰案曲禮云鄉長者而屨此亦當然

孔氏曰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為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著之

敖氏曰是時屨在西階下曲禮曰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世佐案曲禮疏云就猶著也初升時解置階側令下著之先往階側跪舉取之故云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者屏退也退不當階也此坐取屨即跪而舉之也隱辟即屏于側之時也屨謂納屨

姜氏曰此言凡退而就屨之儀也

世佐案退謂士大夫侍飲食于君而退也玉藻文亦然姜氏以此屬侍坐于君子節之下爲退出之通禮豈未之考與此章承燕見于君而言燕見於君之禮升見無方階則說屨處蓋亦無定所敖氏據燕禮決其在西階下非若其據曲禮以釋隱辟之義則得之曲禮云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孔疏謂此侍者或獨暫退時取屨法也又云鄉長者而

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疏謂此明少者禮畢退去為長者所送之法也此章所云葢為君所不送者當如曲禮上一條法何以知之下文云君若降送之則此為不送明矣賈疏謂當如曲禮後條非也

玉藻于此下又記納屨之法云坐左納右坐右納

左

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

註曰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于己太崇不敢當也

疏曰云不敢辭其降者謂君降送時明有不降法云若者不定之辭也

張氏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即臣辭興之語也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註曰下亦降也

疏曰云大夫則辭退下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臣中尊者故得辭

降也

敖氏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此著大夫則上之不敢辭者為士明矣

郝氏曰不顧辭不回顧君告辭也大夫貴與士異禮顧辭而後退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皆三辭於君也

姜氏曰此疏更誤此乃士侍君卿大夫及賢者之禮

故以君子二字通指之本章蓋言侍君而為之興降則士但辭興而不敢辭降若侍卿大夫之屬而為之興降且出送則士于三者皆辭義益甚明註疏於侍君子節釋為士侍卿大夫以下而不及君于君為之興節忽釋為士侍於君而於大夫則辭節則又別釋為大夫侍君而并忘其為士之所侍矣竊念漢儒承秦火之後既誤以士見大夫及大夫相見以下凡六篇之文而通目為士相見之禮說經者初不體正其

誤而於各禮復率為之訓如此則先聖之遺經將益晦矣故不辭僭而謹正之

世佐案張本以大夫則辭退下為句從疏說也郝姜二本皆以大夫則辭為句退下一字一句從敖說也愚亦以敖說為長蓋如疏說則於文不順而經中退字亦幾虛設不若敖說之字字有着落矣三辭敖以退而辭與下而辭降及門而辭送當之疏家專指辭送謂自君降階以至於及門凡有三

辭也不數辭與者豈以士亦辭與然士之辭與也
曰臣不敢辭猶是不敢與君為禮之意大夫則直
辭之是亦與士異也并辭與數之何不可之有又
案凡辭必顧上云不敢顧辭者不敢顧而辭君之
降也郝氏以為不回顧君告辭非所解三辭祖敖
説而小變之亦非盍凡辭之禮一辭而許曰禮辭
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使於君與
時終辭之豈復有送而至于門之事邪為此説者

何其弗深考也又案自君為之興已下至此玉藻所無然亦當與上文通為一節蓋侍飲食於君而退退而君為之興且送末乃言其辭否之儀視臣之尊卑為異經文之節次明甚也朱子以之入臣禮篇而曰此與玉藻所記互有詳畧故並列之於註疏之説無異議信齋楊氏始以若君賜之食至然後授虛爵為一節而結之曰右君賜食賜爵自退坐取屨至此別為一節而結之曰右見君見大

夫退云見大夫大夫退隱然以大夫則辭已下為士見大夫禮矣然未嘗侈張其説而顛倒經文以成之也姜氏師其意而又甚焉毅然取數千載相傳之遺經而易其次而掊擊註疏幾於大聲而疾呼矣然説經者當平心以求其義之所安不可執偏見而盡廢先儒之説也夫苟不為先儒之所愚而獨開生面以正千古之譌則雖改定經文古人亦所不惜若非義關至極則寧守傳聞之舊不失為慎

亞奈何所見遠遜乎前而可肆其詆譏乎哉姜氏以賜食節直接燕見節愚未嘗不韙之所論經文錯混處得失半焉說見此卷之首至以退坐取屨已下直接侍坐於君子節而又多方以附會之則其失顯然亦不敢是今而非古也

右士大夫侍飲食于君

世佐案此章廣燕見於君之義當屬其下乃為凡言凡侍坐于君子兩節所間蓋錯簡也朱子通解

入臣禮篇楊氏儀禮圖分為二章誤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註曰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賔則先拜賔

疏曰云異爵謂卿大夫也者此士相見本文是士故以卿大夫為異爵也

敖氏曰卿大夫之爵於士為踰等故曰異爵辭者辭

其以尊就卑已不敢當也辭不得命謂三辭而不見許也無以見言其非敵不可以接見之走者行之速也先見之先亦當作走葢既傳言即走而見之也此禮當在以贄見于先生異爵者之後又先生異爵者之見於士其禮同則士之以贄見于先生亦當如見於大夫之禮明矣

郝氏曰無以見謙已無足以見也

張氏曰某無以見言無故不敢輕見也

姜氏曰某無以見者言無德可以相見再述始辭之詞以起下文也

世佐案敖云此禮當在以摯見于先生異爵者之後是矣辭不得命謂再辭而不見許也敖以為三辭非士相見禮賔在大門外時主人辭其見者再此亦如之特其措詞異耳某無以見此即其所以辭之意以因也謙不敢當尊者見已故反言已欲見尊者而無因也葢以卑見尊必執摯而往見于

其家如士見大夫禮乃為有所因今尊者在已門外而已又不執贄故云無因也舊説俱未安不見辭贄者以尊見卑不用摯也士相見禮云出迎于門外再拜是敵者亦主人先拜也此註云先見之者出先拜也似與彼無異愚謂彼之拜為迎賔此拜為先見其所以拜不同此既為先見而拜則不敢迎賔而入矣尊者欲入則入故玉藻云士于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敖氏改先見之先為走非

右先生異爵者請見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註曰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君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檀弓曰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

疏曰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者此則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以其非聘問之禮則為私事使私人擯也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引春

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玉藻註亦引之是也鄭云謂擯贊者辭也者以玉藻自諸侯之于天子以下至大夫皆云擯者曰故知不自稱是擯贊之辭也云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釋經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為公事使也此則玉藻云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賔亦一也彼註云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則曰寡君之某世佐案則曰寡君之某句疑衍否則當云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

也故鄭總云某也若然經直云大夫鄭兼云士者經本文是士則云非以君命使可以兼士也但士無特聘問或作介往他國聘有稱謂而云寡君之士某也敖氏曰此文不可强通或曰君之老與大夫士之文宜易處葢傳寫者因寡字之同而誤也未審是否郝氏曰以君命使謂出使他邦致君命稱寡君代君稱也若非君命以己意與他邦人言則不得稱寡君若言及大夫士則稱寡君之老可也老者臣僕之長

也

張氏曰此經當有脫文註引檀弓亦多之老二字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與此經相發明謂非以君命而有事他國則擯辭不得稱寡君之某稱名而已若以君命出聘公士為擯下大夫則曰寡大夫上大夫則曰寡君之老

世佐案此節及下文自稱于君節皆當在他邦之

人見於君節之後而此節又當在自稱於君節之後也然其文頗有闕譌始疑此記似纂玉藻而成于此益信舊說皆以則不稱寡為句愚謂當于夫字絶句且以玉藻文考之夫下脱一公字士下脱一擯字下句必有此二字始可通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謂下大夫以私事使也公士擯則曰寡君之老謂上大夫聘也於私事使見下大夫之稱於聘見上大夫之稱互相備耳本篇是士禮而

記獨見大夫稱謂者士恒與大夫作擯此皆擯者辭也故得附於篇與鄭君不曉闕文註故未盡合然其意亦非如疏所云也鄭云不稱寡君不言寡君之某者釋經不稱寡之中含斯二義一則自稱已君不得曰寡君一則擯者稱已不得曰寡君之某也玉藻註云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是稱寡君之證不言寡君之某指大夫言不兼士也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故言

某以該之若士作介更無擯者自稱只合云外臣皇氏謂士對他國君稱傳遽之臣亦通賈疏乃謂士作介往他國而云寡君之士某葢誤也註又云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者亦上大夫也鄭意士即以公事使亦必無稱寡君之老之例故爲此說以通之見經文士字非上中下士之謂然非經意矣疏乃謂鄭無云士則又非註意也註末引檀弓

蓋取使焉曰寡君之義世佐案孔氏曰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為君若出使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已君謂寡君也證公事使則稱其君曰寡君也之老二字出處所無傳寫者因經有寡君之老之文而衍耳疏不正其誤而曲為之說尤誤之甚者諸儒之説惟張氏近是郝説固謬敖氏所録或説亦殊不可曉

右稱于他邦之辭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

註曰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為威儀耳

疏曰案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下文別云執玉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摯皆是

敖氏曰執幣謂以幣相見及為使者也凡者通尊卑言之行而張足曰趨葢以容彌蹙為儀故不趨也惟著凡執幣者之儀如是則執摯者或不然矣士大夫執摯於君前其儀乃與此同

世佐案此葢指使臣見他國君及主國之臣見朝

君而言幣則束錦羔鴈之類是也故其儀與始見于君同若尋常以幣相見未必有是容也步趨之節見於戴記者特詳如帷薄之外堂上城上執玉執龜筴皆云不趨而不及執幣益可見此非常禮矣若然則此亦當在他國之人見于君節之後朱子通解以之附士相見章葢用疏說而誤也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註曰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蹪

跲也

疏曰此篇直見在國以禽摯相見之禮無執玉朝聘鄰國之事而云執玉者因執贄相見故兼言朝聘執玉之禮也

朱子曰案註疏以舒字絶句陸佃曰容彌蹙同唯武則舒然則讀武字絶句矣其說近是

敖氏曰執玉謂朝君與聘使執圭璧以行禮之時也唯舒武謂僅舒其武耳舉前曳踵見其舒武之法也

踵足後也足之前起而後不離地則步之促狹可知此又不止於不趨而已

世佐案此因見他國君而及之指聘賔執圭時言而朝君亦用此禮也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然則執玉者聘賔與合繼武若朝君則接武也舒舒徐也敖氏似作展舒解非陸氏句讀雖善其說亦未安案論語執圭勃如戰色私覿愉愉此之執幣當彼私覿時執玉當

彼執圭時則其容亦未必同矣豈獨以舒武爲異哉唯舒武者謂步武之間惟以舒徐爲主唯字正極形其慎重之意作僅字觧不得作獨字解亦不得也

右執幣玉之儀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註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為託敖氏曰士大夫謂見為臣者也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他國之人亦謂士大夫

姜氏曰案此以市井草茅之臣謂士大夫而下別云庶人曰刺草之臣故註以致仕者訓之與孟子不同又案玉藻上大夫稱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稱名擯者曰寡大夫與此不同者葢彼為與鄰君之

稱而此為自稱于君故異詞與

世佐案玉藻記自稱於君之辭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士曰傳遽之臣與此異者此亦有闕誤也姜氏以玉藻為對他國君非宅當從今文為託託寄也謂他國士大夫寄居其地而未仕者不曰外臣者既居其地不可復同于他國也不曰刺草之臣者以非土著之民且嘗為士大夫故也孟子云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

正與此相發明孟子之時士好遊故據託者之禮言之謂之庶人者以以其於所寓之國實未仕也本作宅而以致仕者釋之遂與孟子說齟齬葢為古文所誤鄭于此既引周禮宅田為證而于載師職文又據此以易先鄭之說彼此牽引總屬臆說也

右自稱於君

世佐案此節之下當以稱于他邦之辭節繼之使

稱謂之禮得以類相從而非以君命使云云即承

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句而言于文亦順也

劉氏敞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贄摯者致也所以

致其志也天子之摰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

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

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

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

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

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贄以養人唯君受贄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贄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茍合也必依於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茍而合惟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賔至門主人三辭見賔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

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于末者末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末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邇於禍也惟仕于君者名而往末仕而見于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名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

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陳氏師道曰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摯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

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擯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參主于重婚主于迎賔主於摯故曰摯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摯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而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

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是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又曰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

郝氏曰禮辭即行禮之心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作者以是道人心所本有達其恭敬之意云爾苟徒依倣

其辭無其心是相習為偽耳故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為其人可與何必三辭不可雖謬為恭敬終弗屑也賔五請然後一見見又於大門内不歴階不升堂不交一語輒出既出又請見賔又反見始何其難而終何其亟也鄭謂為將與燕然則始見不延之堂室俟其出而后名之此類煩複于人情未可強通大抵此節之儀春秋戰國以來士之抗節公卿大夫造門請見其辭如此茍士見於士無貴為此矣

世佐案交際之道情也有分焉情不洽則睽分不嚴則褻褻之害甚於睽其端兆于士林而其禍延于公卿大夫之際傾險者啟釁於睚眦卑瑣者失身於闒茸先王防其微必自士相見始是故將之以贄先之以介紹五請而后許一見而輒退所以難其合也合之也難則其交必不濫合之也難則其交亦不易離然猶慮其尊嚴而未足以達賔主之情也故為之燕以伸其款曲焉燕不于始入而

于反見者謂不可以干盛禮也云爾斯禮也降及戰國而廢不講矣惟孟子為能守之以重其道故七篇之中三致意焉觀其答公孫丑不見諸侯之問而引曾仲二子之言為證則士之能抗節公卿者未有不于尋常交契中慎之也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謟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微哉斯言非豫之六二有安靜堅確之德其孰能與于斯郝氏以俗情測之則見為煩複而不可通也亦宜覽劉氏陳

氏之說夫亦足以明其義矣

今考定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賔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賔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

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

曰某也旣得見矣敢固辭賔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賔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賔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經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賔退送再拜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賔入奠贄再拜主人荅壹拜賔出使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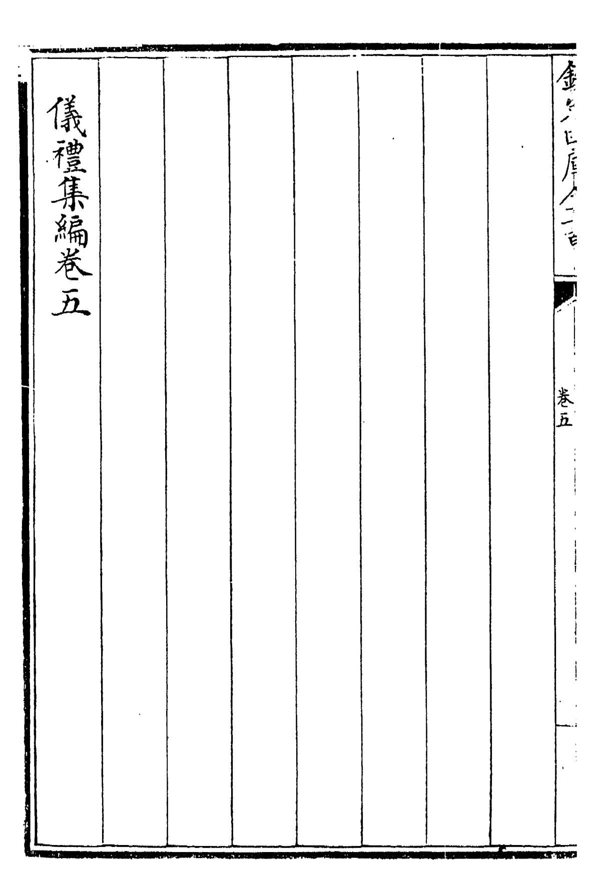
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賔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賔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賔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

頭如贋執之如士相見之禮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荅壹拜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贄賔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非以君

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終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右記



儀禮集編卷五